郝騰蛟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郝騰蛟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牀頭夜叉啼，河東獅子吼，能令鐵錚錚漢子喪膽寒心，恨無杜蘭香重到人間耳。然每聞吾鄉父老談郝總兵事，未嘗不鬚眉欲動。

總兵登州武世家，姓郝名騰蛟，字春霆，少以武庠獲解，事父母至孝。兩臂能開鐵胎弓，矢無虛發。拳勇得僧耳的紹。貌雖如處女，然路遇不平，輒拔刀睚眥之。家赤貧，不妄干人，或樵採山林，或獵捕飛走，供菽水；然里有窘急來告，則資助之。顧東砍西砍，如楊阿若。人雖德之，而惡其橫，故年已廿五，無敢以女妻者。

會禮闈較武有期，整裝欲往，因貧，無僕御，無坐騎。自以雨蓋被，弓矢刀戟負於背，以米麥菽粟蒸饃饃揣於裹，登堂拜別。父母誡之曰：「兒功名無庸計，所憂者性不純，好預不干己事，輦轂下，重則棄首領，輕則竄窮邊。」言已泣下。郝亦泣，言知悔。命解衣，親為刺字於臂上，文曰：「能忠則名揚，能忍則氣降。好勤職，報君王。毋賈禍，累高堂。」刺已，以朱涅之，深入肌裏。然後徒步行。

逾武定，近德州界，山雨暴至，裝負淋漓，瞰嶺後有古精藍，即奔入暫避，意待霽而後行。久之日暮，雨淅瀝如故，遂決意止宿。視廟中斷井頹垣，神鬼露處，惟中殿尚能避風雨。香案塵漬，雜蠟淚，抽刀鏟削，以案作榻。遂對神再拜，祝而高坐，咽囊中乾餱，倚裝假寐。夜闌頓醒，視月色晶瑩，兩廊鬼判欲攫人，心亦不懼。甫再交睫，聞窣窸聲，睨之，一二八好女子，自龕後徐步出，妝雖不整，貌慘淡，衣樸素，而五官位置極麗端。宛轉下庭階，迎月長歎，掬破甕中雨水飲，嘓嘓有聲。飲已，跪伏神座下，喃喃不能辨。郝毛髮森豎，意為鬼魅無疑。抽刀躍起，大呼曰：「死魔敢爾！」女子應聲倒，近身詳視，有形質，以手撫，肌尚溫，大詫曰：「人耶鬼耶？幸未孟浪！」遂殷

殷喚甦醒，緩緩詢蹤跡。

女子泣訴曰：「妾海州人，小字紅紅。親卒，為惡叔誘賣勾欄中，誓死不接客，鴇母痛楚之。蒙東村李秀才名郝字伯調者，憐而買為妾，希育子，甚相愛。詎家室悍妒，動即詈撻。昨侍早妝，失手碎玉搔頭，遽呼烙鐵，妾怖而急遁，潛伏於此，已三日不食。頃口燥，就甕飲，實不意驚大王，乞賜劍下死，妾目瞑，勝於朝秦暮楚，亦絕不居地下，唱《比紅兒》詩也。」郝大笑曰：「我以子為妖，子以我為盜，兩誤矣。我非綠林豪，乃武孝廉，子勿怖。」分乾餱與之食。

霎時天向晨，詳問夫家遠邇，曰：「二十里。」曰：「送子歸去來。」女泣，似不願行。曰：「癡矣，無論寒餓煞，即有匪徒至，能保貞以生乎？吾送子回，當認我為姨父，我能代子區處。」女始隨之行。纖足步泥淖，頗滑撻，郝曰：「子速行，若欲步步生蓮花，不誤乃公事耶？」女泣言其憊，郝自思男女有別，挽之負之均不可，乃鋪巨袱於地，令女蜷臥於上，裹之如襁褓，左負裝而右挈女，提攜如幼孩，令女口授路逕，行如飛。

頃刻至村中，猶家家閉戶寢。女出指門，叩之三四聲，一村傭出，睨女立郝後，遽反奔。聞宅內婦人聲，音破裂如鴟鴞啼，云：「吾道小妮子不正經，果偕破野頭來，反圖賴一頂綠頭巾，誥贈汝矣，尚以老娘為盲耶？來即執之，烤且烙，方泄吾恨！若左袒，寧先見殺！」旋聞喧嚷索杖聲，開戶索履聲。

一男子披衣奔出，瞠目視，低告曰：「此即藁砧也。」郝頷之，略拱手，即放步入廳事高坐，命女與生旁坐，凝視再四，遽問曰：「男子，汝即李秀才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此即汝之小妻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後宅洶洶者，汝之大婦乎？」乃戰兢羞愧不敢答。郝即捧腹大笑，聲瑯瑯震屋瓦。村人無老少男婦，或立或坐，濟濟滿堂。忽一蓬頭嫗走出喚女，郝止之；旋有赤腳婢喚且挽，郝更止之。突一杵飛出，中女臂；又一磚來，中郝肩，如不覺。婦怒吼而奔出，面靛色，目裂，髮蓬，出即撾女，又其夫，語且侵客，郝仍如不覺。婦吼怒詈罵聲，女涕泣求饒聲，生咨嗟太息聲，郝捧腹大笑聲，眾紛亂排解聲，聲大震，如鼎沸，以致鄰村父老，與婦之兄弟，咸奔至，勸婦詣內，無貽外人笑。郝大聲喝止之，如晴空霹靂驟下，眾聲遂寂。

少頃，與眾問詢，自道姓氏來歷，述邂逅遇女之由。言畢颼然刀出，晶瑩插几上，厲聲曰：「吾試期近，不能久留。且為天地間除害去！」遽挈婦跪廳事，伸掌上下拍擊，

每一擊則數責曰：「秀才家不過愛面孔，不與汝較，汝竟猖狂耶？紅紅亦好人家女，何罪過，撻且烙耶？人我一樣皮膚，撻烙汝，痛否？汝不能生子，秀才始娶妾；妾有子，即汝子，定欲置之死，視香火斷，宗祧斬耶？四德無，七出備，尚裝憨耶？紅紅背後語不足信，當面喬行，迳能抵賴耶？紅為吾姨姪女，今始尋覓著，當送官笞汝，豈一拍了事耶！爾夫爾鄰爾兄弟均在此，敢以我為如何？若左袒，當盡殺卻，況汝耶？」始拍，婦怒詈，再則呼救，再則號哭求恕，再則如豕就斬，長號而已。郝正拍且數，忽風吹衣露臂，一童子呼曰：「個位官人，臂有朱文字！」郝驀憶父母誡，遂止。眾見其凜凜如天神，不敢勸阻，至是始請入座，求曲恕。

先是女逋後，訪無耗。李雖心憐，無如何。頃聞郝言，竟信而憚之深，遂長跪請罪，眾亦羅拜代緩頰，郝曰：「爾曹欲罷休甚易，曷書一保狀，署押與我。我會試回，驗紅紅，若頂少一莖髮，身有一傷痕，即與汝曹決死戰！」眾曰：「諾。」遂折券書與之。留午餐，贈賮金，不受，唯立飲一巨觥，收刀負裝懷券去。

入都成進士，官侍衛，司豹尾神槍，隨蹕木蘭出征，殲寇有功，膺心簡，迎養父母入都。計五載，恩授壽春鎮，先回籍，始蒞任。重過此境，路旁店，父母偶語曰：「兒氣平，果貴顯，當年刺臂上字，不以為痛耶？」郝驀憶前事，悚懼直陳，且言知悔。父母駭詫。即命材官往探。

須臾，鼓樂壺觴，李生吉服負女，紅紅繡裳負兒，均頂香跪門外。詢之，蓋郝去後，大婦羞憤病卒，紅紅扶正，一胎生子女各一，已呀呀學語矣。堅請恩公重到山莊，笑遣之，挽益堅，村之父老，亦環叩曰：「相公錦衣回里，況又南極雙輝，當為山野祓除不祥。」至則居以燠室，享以珍饈，優伶演劇，為二老壽。侍從皆厚勞。村人爭宴請。生與女，晨夕問起居，如見父母禮。因述紅紅，並無葭莩戚，當日詭言以恐之耳。然夫婦事之，禮益恭，堂上繪郝小像，神畢肖，虔祀之，已五載矣。

村中有羅氏女，貌妍麗，生而識字通文，唯兩手握固不開，衣食須婢，鄉人聚婦同作苦，以致年三十，無與議婚者。素與紅紅善，來謁太夫人，叩膝下，經紅代述其異。太夫人不信，視之，戲擘其右腕，遽開，擘左亦然，中有兩玉如棋子，一文云：「羅氏女名嬌嬈。」一云：「年三十嫁騰蛟。」太夫人驚喜曰：「此天數也。」即聘為兒婦，借李宅成嘉禮而後去。

郝武人，字僅辨之無。鎮壽春時，案牘紮符，皆夫人標判。嘗於紅燭下草露布，公

侍側，無惰容。夫人雖為公置姬妾，不妒忌。然每因公事爭論，輒捋公須，使戎服跪謝而後已。官十年，父母卒，回籍；服闋再起，多政聲，皆出自內助。每歎謂僚佐曰：「我今而後，方知閫威之可畏也。」立命材官攜金，詣李生家，為前婦建醮求懺悔。夫人生子二，妾生子三女一，子皆貴，多與紅紅所生子同科，世世聯婚姻，若朱陳焉。

懊儂氏曰：佛家有伏獅羅漢，將軍豈其化身歟？不然，何斃之速也！迨至虎帳談兵，蛾眉秉筆，一言不合，輒捋其須而屈其膝，將軍身蹈李生覆轍，得毋啞然而大笑乎？所以孔雀擇林，必先顧其尾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